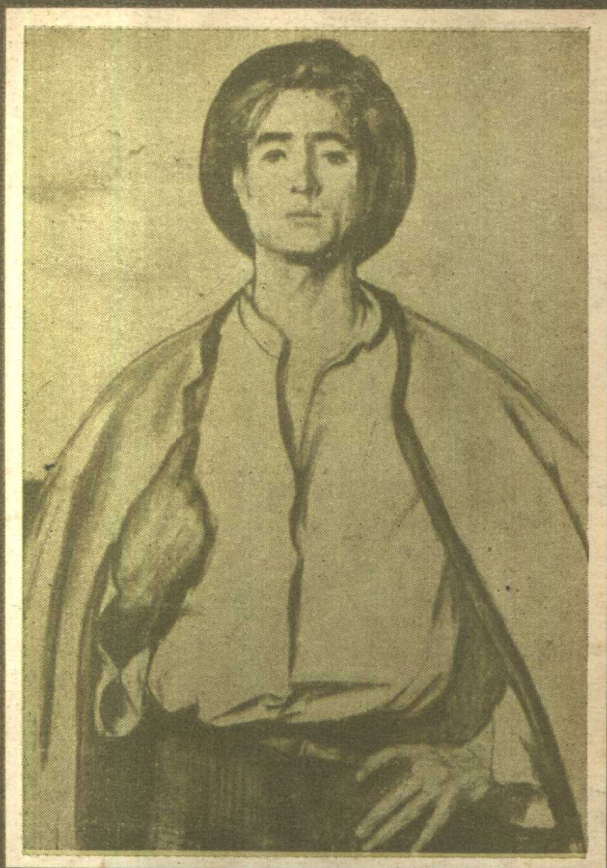




薩多維亞努著

米特里亞·珂珂爾

米特里亞·珂珂爾

羅馬尼亞 薩多維亞努著

賈 芝 譯

齊 放 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米特里亞·柯柯爾

薩多維亞努著

賈芝譯

齊放校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43) 字數：107千

開本 317×437 1/32 印張 9¹/₄ 插頁 5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定價(6) 0.93元

MIHAIL SADOVEANU

MITREA COCOR

據 Claude Sernet 法文譯本 (Les Editeurs Français, Paris, 1951) 譯出。封面畫、書中插畫及作者畫像均係羅馬尼亞畫家柯爾芮里烏·巴巴所作，據“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藝術”一九五三年第六集、一九五四年第七集複製。

大約一百年前，當地人在離麗沙河不遠的地方，幾乎是在一個大平原的邊緣上，建築了他們的村莊。他們管這個村叫場岸村，因為那時候麗沙河的河床陡削曲折，逢漲大水的時候，洪流還在侵蝕着土地，並毀傷着村子周圍的莊稼。

那個平原，村裏的人也給起了個名字，叫『烏達爾德』。人們在平原上常常可以看到有種名叫烏達爾德的野鳥成羣地在暖風中飛翔，因此鳥名便成了這塊平原的地名。

村裏人常說：『老爺的最好的麥子是在那兒長熟的。那塊地方並不是個荒野，本可以在那兒建立許許多多村莊的。可是瑪弗羅瑪老頭兒曾讓他的兒子們賭咒，什麼也不許在那兒修建。烏達爾德是塊寶地，所以老爺們的財產越攢越多。在這當兒，我們可生活得非常窘，簡直腐爛在窮困裏了……』

夏天，人們由一座牢靠的小橋過了麗沙河往田裏去。走到牛井的時候，他們就聞到烏達爾德平原散發出來的那股熟了的麥子香。

有個人這樣說了：『我真想吃白麵。』

別的人都笑了。有一次，就有人回答他：

『你等着最後的審判吧……到那時候，整個平原就都歸我們耕種了。』

這話在米特里亞·珂珂爾還不能理解，因為聽到這樣的話的時候，他才只有十一歲。但他還是笑了。

『你爲什麼笑呢？』他母親問他，母親這時在車子緊後面的草堆裏縮成一團，靠在他的身旁。

『我笑就是笑啦，不爲什麼。』

『一個人不懂得的時候，用不着作這些鬼臉。』

『不是呀，我懂得！』

父親在車子前面趕着兩匹栗色的馬。他回過頭來，冷笑了一下。

『這個米特里亞，真的，頭腦很清楚。應該送他去上學了。』

『我倒想好好地抽他一頓嘴巴呢。這讓他好學會以後在大人們談話的時候不再亂插嘴。』

她跟着就用手背打了他一個嘴巴。米特里亞噙住眼淚不出聲了。

『你不再說什麼了吧？』

他固執地低下腦袋，用一隻憤怒的黑眼睛斜視着。
女人又揍了他一下。

『你爲什麼還打他呢？』男的問。

『我就是要打他！他瞪我，簡直像個小偷兒。』

『你別管他了吧，阿卡比亞！』

『不成，我不能不管他！你呢，邱爾登，你不如照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因爲我是主婦。只要讓我再抓住一次他這樣子地看我，我就活剝了他的皮！在早先，你也這樣子看過我的，可是我把你治好啦。這個米特里亞，我也要把他治好的。』

場岸村的居民愛給一切東西都起個新名字，也給阿卡比亞·蘭居起了一個名字。因爲她只達到她丈夫的胳膊窩，人們就叫她『矮狗』。實際上這是一個粗短、臃腫——尤其是好發脾氣的女人。談到邱爾登，在蘭居家裏，人叫他珂珂爾，因爲他有個長長的鈎鼻子，背有點兒駝。這是個生性柔和的人。他的兇悍老婆，在上帝造出的日子裏，無

① 米特里亞是地米特呂斯的縮寫，珂珂爾是驚鸞的意思。——原註。
② 蘭居，身材高大的意思。——原註。

論是工作的日子，還是休息的日子，總是整天地煩擾他、虐待他。她常常站到一把椅子上，爲了能够挨近他一點兒來責罵他，或用眼睛瞪他。最後，他是容忍了，但米特里亞可不能容忍。米特里亞雖然繼承了他母親的講話尖酸和愛記仇的本性，相貌可處處像他的父親。人們用他父親的外號把他登記在戶籍冊上，因而不叫米特里亞·蘭居，而叫米特里亞·珂珂爾。他從邱爾登身上還得來了噉着嘴不作聲和斜眼看人的脾氣。邱爾登非常愛他，阿卡比亞相反的，却虐待他。人們時常聽見她說：

『我還不如生個小馬駒呢，至少狼還高興吃牠。』

阿卡比亞，在希臘文的意思是『愛』……可是米特里亞因爲母親給他的愛太多了，有時恨不得拿起他的包袱和木棍，行個告別禮，再也不回來了。

阿卡比亞只有對她的大兒子有感情。大兒子長得完全像她：那麼短，又那麼粗，甚至人家都不願意要他服軍役。除此以外，就是愛耍狡猾手段欺騙人。他先是同一個私商一類的人物合作，後來就丟開了那個人，自己在村邊，近平原一頭，離麗沙河儘可能遠的地方，建築了一座汽機磨坊。這位肥胖、笨重而臃腫的磨坊老闆，名字叫冀扎。蘭居。人們認爲沒有什麼必要再給他找一個外號。他的姓已足夠挖苦他的，甚至是一種辱罵了。

『矮狗』阿卡比亞，自從十五歲結婚以後，生了不少的孩子。差不多兩年一個。可是只養活了第一個兒子翼扎和米特里亞。翼扎最初是由她自己餵奶的。她對他非常愛。然而過了三個月，她不管他了，要不是她的婆婆康斯坦迪亞耐煩地讓翼扎啣羊奶，他無疑早就死掉了。但她這樣做倒不是因為心狠，而是因為她自己還不過是一個女孩子。村裏的牧生婆們憐憫她，是因為她父親——人們叫做瑪努雷叔叔的——當她那樣年輕的時候就把她嫁了人。但這位開着一家酒店的瑪努雷叔叔很早就死掉了妻子，她是被一個大酒桶砸死的；這事已過了許多年，正如他逢人便說的，他如今有權再娶一個妻子了。因此他就和鄰村阿當加塔的一個寡婦結了婚，從此再也不能容忍阿卡比亞留在他的身邊。邱爾登·蘭居也很年輕，他的父母却首先看上了這個女孩子陪嫁過來的土地的畝數。事情很快就決定了，而邱爾登擦眼睛的功夫都沒有，並沒服過軍役，就在這個女孩子家裏作了主人。要不是開酒店的花錢使他免役，他就得去上三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然而即便是這樣，他也沒有什麼多大的福可享，因為沒多久，阿卡比亞就讓他嘗盡了一切滋

● 翼扎是喬治斯的縮寫。——原註。

● 蘭居是身材高大的意思，而他却特別矮小，所以說他的姓足以表示挖苦了。——譯者註。

味。

她接二連三生下來的六個孩子當中，有的得麻疹死了，有的患白喉或痢疾死了，還有的因為喝了過多的罌粟湯死了。每人都『遵照了本人所注定的命運。』因此阿卡比亞再也不肯奶她的孩子了。收生婆們勸她不要焦急。

第八個是米特里亞。這一個倒活了。他戰勝了那些要嚼幾個鐘頭才能嚼爛的黑麵包的硬皮，他戰勝了罌粟湯，麻疹，和抽風。他弄翻了開水鍋也沒有被燙死。那些豬發現了他在屋背後的搖籃裏像隻金牛似的面朝天兩腿在空中亂蹬，又像隻麻雀嘴裏噉噉噉的時候，也沒有把他的腸子肚子給扒出來。他得了百日咳也沒有因為吃生蘋果糊而死掉，村裏的老太婆們給他一滴一滴地往嘴裏擠馬糞汁也沒有把他弄死。他沒有死！他固執地一定要留在這充滿窮困的世界上，他居然就留下來了。

他生成的骨架就是要達到他父親的身量的。鼻子在他的面孔中間勾勾着，像個老鷹的尖嘴。兩隻眼睛在前額底下凸出來又左右伸長，活像兩隻小耗子。他父親認出這個兒子相貌像他，非常愛他。而這就足夠成為阿卡比亞不能容忍他的理由了。她一看見他，就想盡方法同他吵架，並總在準備着踢他一脚或打他一棍子。不久米特里亞就學會了逃避她的方法。他的腿又長又靈巧，不等她到跟前就跑掉了，一邊還回過亂蓬蓬的頭來看

着她，嘴裏喊叫着。在櫻桃和李子成熟的時節，當他偷偷跑進了屋背後的果樹園，他母親就專在那種時候等着他。

『你跳籬笆沒有完啦，你這壞東西！把你處了串刑——我才痛快呢！』

他呢，跳進荊棘叢，從一個缺口跑出去了。阿卡比亞跟着也跳過籬笆，直追到大路上。米特里亞跑到河邊才停下來。一逃到了她捉不住他的地方，他總是感到奇怪：他母親怎麼會放棄了她的打算而不執行種種整治他的恫嚇。

他冷笑說：『她才有一天要受串刑，那時我擺脫了她，我才高興呢。』

每到天黑，感到肚子餓的時候，他才回家。阿卡比亞就用一頓棍子打落了他身上的塵土，隨後把一碗湯擺到他的鼻子底下。孩子向邱爾登訴苦是沒有用的。男人很疲乏，剛在夏天的酷熱下從田裏回來，他需要安靜。他默不作聲。於是這孩子便琢磨怎麼樣去偷幾個銅板，買盒火柴，等他母親正在織布的時候，把房子點着。

最難過的是冬天。大風大雪堵住了門不能開，風在煙囪裏呼嘯。米特里亞在黑暗裏縮作一團，在草褥子的一角上呻吟。有時候，有個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了他，拿一塊

口袋布給他蓋在身上。他立刻感覺到了。

他想：『是爸爸。但不會是他，他走路脚步比這更重。』

『這也許是天使的脚步，』有一次他這樣說。

他母親便嘲笑他：

『什麼天使能到你這樣一個魔鬼家裏來呢？』

有一天，他對他父親說：

『爸爸，現在，冬天的時候，我什麼也不做，把時間白白浪費了。在夏天，我還會工作，有時去趕鵝，有時去餵那兩隻豬，有時去放那些山羊，有時候有人打發我到酒店去拿東西，再不就是有人叫我往神父家裏跑一趟。我也要帶母牛從牲口羣裏牽回來。現在，我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了。我想去上學。連老師也鼓勵我請求你許可我上學。他說我是埋在雜草中的一棵麥子。到學校裏去，就好像是替我把雜草除了。我不久就十三歲啦……』

邱爾登很驚異：『你聽見「小大拇指」說的話了嗎？』

阿卡比亞早已在門後邊聽見了，便骨碌着兩隻兇惡的眼睛向他撲過來：

『是，我聽見啦。可是你，邱爾登，你上過學嗎？我自己呢，我在學校裏浪費過時

間嗎？這個禍水精，我要他有什麼用處？冀扎也沒上過學，我並沒有送他去跟壞學生們一塊兒學偷懶。我們家裏有的是工作，靠老天保佑，我們什麼也不缺少。讓你的「小大拇指」老實點吧，要不然我要狠狠地打他的腦袋，把他的腦袋瓜子打得縮進肚子裏去。他要是現在覺得到了冬天變得懶了，我會給他找事作，他不必害怕！」

『小大拇指』沒敢把在肚子裏沸騰着的字眼兒說出來。他恨不得要喊：『是瘟神，不是媽媽！』可是他用手堵住嘴，沒有作聲。她瞪了他很久，嘴唇上現出一個惡意的微笑。簡直可以說完全曉得他心裏是在想着什麼。

冬天終於過去，春天來了，麗沙河由於季節的漲水，流着汹涌咆哮的波濤。村裏的居民們，都出去耕地。米特里亞手扶在犁把上也跟在犁後面在新犁過的田隴裏走。他親切地看着疲乏了的馬，並且還對牠們談話。不久以後，他又同他爸爸媽媽一塊兒出來用鋤頭刨地。家裏，有個按天計工的老婆婆在料理被擱下的家務。一陣溫暖的小風從微微有點兒霧氣的地平線吹了過來，太陽照耀着大地。阿卡比亞不再管這個孩子了。她甚至

●『小大拇指』是歐洲民間故事中的主人公，人很矮小，非常聰明，很多著名童話作家都曾寫過關於『小大拇指』的童話。——譯者註。

好像沒有注意到有他。

春天也已過去，夏天到了。在畢艾爾和保祿聖徒節，邱爾登和阿卡比亞坐了自己的車子動身到城裏去買東西。

母親臨走囑咐米特里亞說：

『你別離開家一步。睜開你的眼睛，好好留神一切。聽我的話，讓我別再咒罵你。要是一個做母親的咒罵你，你就可以去訂棺材啦！』

頭天晚上下了雨，麗沙河沖激着泥濁的巨大波濤。到晚上，又下了雨。早晨，天晴了幾個鐘頭，剛剛够人們進城去買他們的東西的這麼一點兒時間。隨後，雲又堆上來，下了一整天的傾盆大雨。米特里亞孤單而又愁悶，一個人看着天邊的雲影。農民們從大路上經過，頭上遮着塊布，在講說河裏漲了水。

有個人說：『可別把橋沖走了，把橋沖走我們就走不到田地那邊去啦。』

下午的時候，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好幾輛從城裏回來的車子擁擠在橋上。混濁翻騰的波濤沖來不少從河岸上拔起來的大樹的軀幹和樹根，撞在動搖的橋樑上。不保險的橋，所有接口的地方都吱吱嘎嘎響起來。三輛車子上坐的人都用鞭子打着他們的馬，想很快走到村邊的河岸上來。他們真也走過來了。在那一邊，只留下邱爾登和阿卡比亞。

『趕吧！』女人喊叫。

邱爾登用鞭子使勁一抽牲口。在馬蹄瘋狂的踐踏下，整座橋都散碎了，像玩具似地倒塌下來。橫梁、人、車和馬，都互相擠壓在一起。已經走過來的那些人，發出怕人的吼叫。他們跳過車欄杆，跑下土坡，向河邊跑去。另一些村民也急忙跑來；其中有一個人手裏拿一把大鐵鈎，就像要拿它來鈎天。

人們把他們倆撈起來了。邱爾登的頭已經碰碎，流血很多。大夥把他平放在河邊上，隨後他的女人也被擺在他身旁。她的腿壓碎了，只剩了一口氣。

她睜開眼睛，忽然看見了米特里亞。那孩子抖擻得令人可憐，兩隻胳膊往一塊兒亂絞，牙齒直打哆嗦。

阿卡比亞像是要對他說什麼話。米特里亞彎下腰來，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她把左手伸進她的襯衫的領口裏，取出一塊人形的小點心。上面有用紅糖寫的字兒。這個用麥子和蜂蜜作成的心已經變軟了，也像在流血。這不過是剎那的時間。她死去了，她的不動的面孔上還保留着一個奇特的苦笑。在離她很近的地方，邱爾登用一雙黑玻璃般的眼睛盯着那冷酷無情的天。

磨坊老闆冀扎的年齡超出三十並不多，可是他像是年老的多。『憂慮呀，煩惱呀……』他常常這樣訴苦。

他是越來越埋在他的一身肥肉裏了，一張沒有鬚鬚的面孔，眼邊都是紅的。他的鼻子老早就發紅了。那是因爲『竹伊卡酒』●的緣故。他愛這種飲料，並且有他的特別喝法：每天早上一大杯。他說：『在磨坊的灰塵裏，我需要一點兒酒精。要不然，我就跟發動機一樣要咳嗽……』

他的女人斯登卡，身材比他稍稍高點兒，紅色的毛髮，臉上有很多雀斑。男人要是說一句話，她立刻回十句。甚至在父母出殯的時候，她的舉止也不遵照習慣的要求，而是斜着眼睛瞧着他的小叔子米特里亞，隨後又轉身向冀扎，不停地在他耳邊講話。她有一雙粉凍子似的魚眼睛。米特里亞從一開始看見她對他那樣怨恨，沒好氣兒，就在心裏罵她，咒她。

治喪的酒席是在老人的房子裏吃的。鄰居們都大吃大喝。臨完時米特里亞才得到他

的一份。他好容易得到了他的那份飯，就跑到一個角落裏慢慢地吃起來。但很快斯登卡就用她那雙善於搜索的眼睛發現了他，並且皺起了鼻頭。

『同這位在一起，我的生活將來還要苦呵。』那孩子這麼想。

神父唸了一段祈禱文之後，就對人們講起天堂和地獄的事。在我們的世界，凡是好人，將來一定會到天堂裏去。惡人一定要受地獄的刑罰；在地獄裏，成千上萬的魔鬼將永遠折磨着他們。只有貢品和祈禱能使我們得到上帝的仁慈。願犯罪的人懺悔，願反叛者順服吧！

『有錢甚至還可以在天堂裏買得位置呢，』米特里亞獨自嘲笑說。

『你看那個壞東西，是多麼瞧不起人啊！』她吼着說，一面伸着頭威脅着冀扎。『神父在講神聖的事情，這個魔鬼却吮着塊骨頭，啃着他的餅嘻嘻哈哈……你看吧，米特里亞，你會照直地就到撒旦家裏去的！』

●『竹伊卡酒』是李子酒。——譯者註。

●撒旦，地獄中的魔王。按猶太法經，他以前是天使長，叫呂西菲爾，因不遵守上帝的命令，被驅逐出

天堂。——譯者註。